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自來治河之不得其道者無其才米然牢之閉北流豈河決而北而顧回之使南雖其智力無如之何也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二

西湖 高汝栻 輯 四明 李國標 閱
高鳴烽
張召琛 正

己卯萬曆七年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楊諸郡悉爲巨浸河高出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之郡歲費治堤金錢鉅萬及大決又從小河口挾永堌諸水直逼泗州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陵寢矣

上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奏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

築堤束水與宋人同河東流之事自別然所築時堤不能保百年之無虞以有限之財力捍淮之功張尙英之疏論宜究忽與

使。上降璽書。拜季馴都御史。使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任責成。出帑藏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諸方命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人人惴恐。塞崔鎮口。築遥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鋪。又自歸仁集築横堤。至孫家灣。又與桃源縣馬廠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推鎮等減水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

今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既縝緜亘。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勢既不及陵壞。因廬又已盡山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與轉輸。以濟[illegible]。農之脩云。

以不送葬而革一御史已自可異復有下石者婉轉以去之更爲可怪

戒飭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革其職爲民居正歸湖廣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旣而得代中悔恐獲罪居正 上書移病歸先是有 旨御史在外不得移病非撫臣代請都察院覈察以聞此久視爲故事莫有舉行者時僉都御史王篆佐院要恊其長陳炌使論應元首斥應元爲民中外咸憤於是用汲上疏言趙應元以候代不得送葬觸居正之怒故其謝恩疏無應元名則其有憾可知已炌仰承風旨宜斥應元宜留其詞甚峻居正疏辨 上從詔褒美累百餘言嚴旨戒飭用汲然居正意猶以不逆用汲爲快快也○俺荅入

虜無世遲則邊防得以寧益則堅錯亦有益于國

貢以兵西通回夷、使使烏思藏、迤國師鎖南堅錯、剳招提以若之鎖南投書敢府乞賞而術以大士像瑪瑙金剛結事聞、上褒悅勅受其術而別為賜堅即闍化王、答賴猶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成佛滿殺為虜所尊禮。稱輪廻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五年奉虜切盡黃台吉約俺答迤之西海上、俺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各以奉堅錯教無濫遲者、

此上初冲限以節儉則見其求但較量出入近于持籌握算矣

戶部進御覽錢糧數目、大學士張居正請置之坐隅、將賜省覽量入為出、罷飾浮費、疏留中、上嘗備六宮大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居正因戶部進揭而奉之曰萬曆五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金、六年所入

必神廟求于發帑者于散財居倚于稅儲好亦此有後籌其流

停鑄錢

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六年所出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歲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待非常之事況財用止有此事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上嘉納之

四月傳旨工部罷錢進用旋停鑄 上以賞費缺乏命工部開局鼓鑄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錢不行舊錢人情甚爲不便閣臣力請罷之○上御平

臺召大學士張居正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餅蒸上尊等物時　上病疹初痊御朝群臣延賀居正以持服不與　上特召見執手使視已顏色居正稱賀因勸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宣召居正叩頭而出○戶科給事石應岳奏請節財省費事下部　上諭取歲進金花銀萬兩季取太倉銀五萬兩及覽應岳疏　上曰節財省費朕豈不知但宮中用度委與先年不同額外之取甚非得已已戒內監加意撙節務有剩餘待數歲之後積貯稍充即行停取仍復舊額○工科都給事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

蘇松大水

蘇軾曰、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又曰、每年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常有數百萬虎狼在于

民救死不贍、請酌減織造段疋。　上命減半織造。○命
內監出守太和山、兼轄軍民、并請改勑、給旗牌、兵科都
給事張禹思奏言此係世宗親定璽書。柰何輕變。請毋
給旗牌事、下部、遂中格。○江南歲荒、輔臣請蠲積逋曰、
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
辦。豈有餘力積逋哉。今歲之所蠲。即爲來年之拖欠。見
年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逋年誅求。民不堪命。況頭
緒繁多。征票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谿壑之欲。
孰若施曠蕩之恩。獨與小民哉。　上曰、各處帶徵、未完
錢糧、若果小民者。戶部查積年所欠幾何。悉行蠲免。止

民所此皆言民之情大內已除放而官吏不行者也則錮積逋是除一大害也

行考成法

其理財也近于桑孔其賦朴也几于韓申

將見年正供之數。勅限完納。○詔更定時享祝文。太廟時享原設九帝冠服、祝文內止稱五廟、五廟內實止三廟祝文則多稱二廟、太常卿溫純等開送閣閣臣疏請時享祝文通列九廟、不必更稱五廟字樣、庶得情禮之當、　上允行之。○詔行考成法。此法既行、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徵解不爽爲定、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等縣、各恃其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與潟滷蛢螺之民、錯居莫能辨拆、因命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自是奉行者速、小民不勝楚朴相率而歸怨于相君

張溥曰考成之法守令之殿最係焉故以徵令爲科則天下之官盡驅爲追呼之吏學者所歎爲立意與爽蹊繇又疏丞絲絲重傷宿弊未有甚與斯者也永樂初滿庭夏稅後期郁新請罪郡縣文皇不許曰苟罪其官必急責民此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劉宋之時元嘉責成郡縣而民困宮後遣臺使督責而民彈莽是也高皇帝之諭曰有司有倚二稅爲名麥方帛旗而徵夏稅穀方秋節而推秋糧必死無辟此責郡縣以寬民者也如宋祖之選官蒞京畿倉及諸道受租調有搘克增羨者抵罪夫帝是也夫寬郡縣以寬民則守宰不以功令亂其心而得優柔以從事責郡縣以寬民則慈惠之長務爲明察而吏率不得因緣以爲奸固知考成之法尤非祖宗之美意良法也哉

詔度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僞。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

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張君正請行清丈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天下奉行惟謹焉○右僉都御史蕭彥上疏條陳清田事宜極言清丈之弊各省不便因列三款一曰期限之當寬二曰土宜之當審三曰摘查之當愼至差憲臣清查田畝以專責成以防推委恐憲臣四員其勢不能遍歷天下即一憲臣分轄三五省勢或不能久留將差憲臣不免擾動莫若仍責各省撫臣給以專勅定以期限聽其便宜行事旨下部議○調國子監司業張位於外

八月工部尚書李幼孜予告回籍以曾省吾代之幼孜與居正同年爲人善媚後與通姻由郡守不十年而八座既與殷正茂爭寵因嗾言路糾殷歸王篆入吏部又與爭寵篆因短之居正遂乞歸斯時六曹欽心于居正始諛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以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是以中允高啓愚以舜亦以命禹試士當事者目爲勸進云○詔贈卹治河運同黄清清上饒人起吏員衛勤伉直積官嘉興府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與人言未嘗不自稱其名支河工銀四萬餘

所雖錙銖磨筭上下皆不得欺謁所司有忌之者密擠之水救起昏迷尋復甦旬入城凡二日而氣絕

庚辰年文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上有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滅張居正曰此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之曰此偽也不懌而罷

高汝栻曰嘗攷宋史紹興十六年虔州民宋拆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史館以飾和議之功古有令詐偽其罪合如此然江陵豈考宋史必不爲此又唐武后時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略而器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瑞江陵自處何如作此等兒戲爲昭德所笑而　聖明獨斷其詐尤古帝王所不能及偽詐石上假字益以龜腹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清舊家戲法類能爲之　上想知其故矣

張居正服除 上御平臺召見命司禮監張宏引見
仁聖宮門叩頭賜白金文綺尋見 慈聖慰奬備至賜
尋更降命張宏侍宴而後就職旋郊加太傅居正辭從
之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
府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出身
有差

懋修居正次子其弟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
列得禮部主事時人為之語曰首甲幸有三人云勸
僅此二子或作俚
言書而黏之宮牆

高汝拭曰懋脩之得爲元也蓋神宗親置之首乃諭居正曰吾以此報先生耳嗟嗟國家一綫公道止此科舉之途少存儀羊今以繼乳臭之子須神多士是以關門之典爲酬功之具也昔胡宗炎以應格引見宋仁宗仁宗驚其年少官踰三階最後閱其家系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仁宗嘆曰寒畯安得不沉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此唯恐失一寒畯也取士者當以此爲法

奪戶部侍郎傅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戩作亂詔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上憶前事未獲下兵部問狀給事李選請謫之以爲玩旨之戒 上命免其官○輔臣張居正恳 上謁諸陵歸具疏乞休凡再上 上慰留懇切是後手書傳 慈聖旨諭張先生親授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

慈聖旨諭皆馮保所僞也故中旨不可不錄

左道惑衆國家第一亂端而士大夫往往迷于其宗而不覺何也

無與此念居正因復就職○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慓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又之款黨日增敢于稱亂郡人畏款甚於苗守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舉起逐喬而中有所款自相鬬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爲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黎將鄧子龍備五開○儀封人曹崙作亂自稱三乘教主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崙走鹿邑生擒之下詔嚴行禁革左道○行耤田禮○工科給事中萬象春奏言內侍諸臣內而禁庭有供奉之役外而各監局有綜理之任左右僕從罔不備官此朝廷之體如正陽等門門正等官

五要皆中、名正當言

始不過四五人今增至四五十人矣以各門例之能無冗濫乎卽以廠庫言之盔甲王恭兩廠舊例內臣不過數人後遂濫至數倍伏乞敕以　祖宗之制量加汰處定爲員額疏入不報

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陳匡時五要一曰選進之制當廣二曰驛傳之禁當寬三曰大辟之刑當省四曰催科之令當緩五曰臺諫之風當振選進不廣則士氣銷索有榮衛枯槁之患驛傳不寬則賢豪解體有經絡窒塞之患大辟不省催科不緩則民命不堪上干天和有毛髮剝落之患臺諫不振則國是不定有耳目壅閼之患

事下部。因出為楚府長史。

世卿居正所舉士也。戒上。居正以為訕己操切。怒甚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以動上聽。卿之請。老為公任怨。不若遷為長史。以杜其遷徙之途。既而大察。復授意與當事者去之。

遣御史劉臺戍。既卒於戍所。王篆旦夕侍居正。知其不忕意於臺。臺既歸。頗不理於鄉人口。於是使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濫逞欲不法事。江西巡撫王宗載因實證之。遂東巡按於景昌。又為傳會其事。坐臺遠戍。而追其贓。竭産以償。比至戍所。方飲於主家。歸而暴卒。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也。○起南京操江僉都御史陳省。巡撫湖廣。既以平苗功。晉兵部右侍郎。大豪胡國瑞假鄉豹

旁衆曰以假猺至驅逐守備火其居自知不赦誘苗夷共反省討平之因進秩

高汝栻曰 肅皇帝起承天懷德遐荒屢欲幸楚會歷度垣傾遂央計行命工部侍郎張守與太監袁亨往督工而手自書宮殿門廡當墊諸圖計費且億萬輔臣徐階心憂之而不能爭省時以御史按楚上疏曰楚中災沴異常人民流徙不寧用以大役且礦徒妖衆苗民伺釁南北有警何鎮窮發若乘輿一動禍變必生北虜方來之而人費將何以支累數百言 上心動遂罷役守備不命至楚即欲盡撤承天毀宮省上爭之方守與忿然曰 上若詰違命所由吾不能應若省曰某自甘斧鉞何敢累公至是守與亦感泣曰微公吾得罪于天下矣 莊皇帝登極尚書雷禮與梓人徐杲以興作阿先帝意樂天下附力省劾罷尚書藉沒杲又劾罷承天守備占民田為私庄者大和守備悉罷橫斂者徙塢由此少紓役數年由理卿晉僉都 上因閱百官闕問輔臣往聞御史毛伯溫可信否居正對曰今有陳省可匹伯溫因述按楚時

他日　上御朝問左右適有臺官奏事者辯論徹
此爲讜左右以省劄送有是命從以避不密稱勝世
子常冷事省臨動迷闔高情所不與進有陳後進
府又爲居正宅人是以疑實爲張黨夫張毀臺省以
察料
夫

原任大學士呂調陽卒贈太保諡文簡
調陽桂林人深隱不輕炫其長執政六年與江陵處
從遲退讓　上嘗手書檢卷老成同心大臣賜之
以右僉都御史蕭大亨巡撫寧夏大亨在寧夏大興屯
政疏濬漢唐以來諸渠修築靈州花馬池玉泉諸城○上
御文華殿煖閣召太醫朱儒切脈切已奏曰聖體病在
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　上首肯　命左右
記其言儒再元國祚父也　上嘗游禁宮中不時召之

此時聖知開啟以孝

賊傳旨命和劑以進嘗旨奏功　上喜賜食內殿諸璽至
上曰朱紹勤勞特與一席其見寵遇如此○建夷撻酈
陞賞督撫梁夢龍周詠大將軍李成梁有差成梁予世
伯爵王兀堂犯寬奠賜寬奠復入犯永奠我師追逐出塞
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四巳而復以千
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
七級兀堂等遁伏建州自此衰弱撻酈會　帝春祀併
敘紅土城功遂各陞賞如格
辛巳萬曆九年正月輔臣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
直應和文章侍　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

之
從德
心之助

故事從之。杖乾清宮用事太監孫海、客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太兵、仗領局周海等、俱削爲淨軍、馮保內恃太后外、挾居正、待 上左右御暬殊苛峻、小與 上狎者。輒牽下加笞責。倖孫海等不堪之甚衆。上飲西城、至醉以言激 上。上怒甚、睨覩其側有二監皆保奏下、使歌新聲。辭以不能。取劍將殺之、諸閹勸止、截其髮馳、至保所、保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 上醉已甚。扶歸寢。至曉、保亟趣、謁慈聖、爲情受語。慈聖召 上詰責之、上哭謝曰、此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使保捕海等、杖而逐之。遣諭輔臣、具狀切責且勸罪己御札、

淵係此時
意叩上
死謝罪
上戒懼而
救之若肯
嫉于太后
是則挾耳
聖心豈能

穆然

自居正屢爲延而後以太后亦畏上之威寖不復有所諭矣

呈覽發行 太后召 上長跪數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因令馮保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大懼。海用削爲淨軍。其司禮中貴、及內侍、皆勒令自陳 上裁去留、復疏勸 上戒遊晏等事。 上迫於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焉。

于慎行曰、天下事。持之太過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人主在深宮中、酢飽過甚。何至假 太后之威。中外相應。稱之股掌之間。使之積怨。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爲。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戮宦官。如刈草薙一關人之髮相去幾何。此不明于春秋之義矣

纂[illegible]訓[illegible]實錄

輔臣張居正奏請命儒臣纂輯 高皇帝 累朝寶訓。實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依詔從之。 上留神

孝子以不忍殘父屍而隱忍義不忍父仇不報而封識其賄期父必欲報父仇而購利刃以賞其志何決

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後編纂成總計四十款、皆脩德致治之方、略焉。○遼東大捷加輔臣張居正太師進其子指揮僉事者爲同知張四維加少傅申時行加太子太保○武義孝子王世名刃父仇赴官請死官貸其罪世名不忍廢朝廷法不食死世名金華武義縣人年十七父艮爲族侄俊以爭產毆死世名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錙銖罔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利刃銘報仇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手書忠孝

其言何勇而其情誠可痛矣

邑令汪欲全孝子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曰豈為名哉哥圖當如是一言定孝子之品矣

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為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解其謂。一日王俊飲于其鄰。醉歸。名世乃遮而揮其所賭刃。立碎其首。以報仇。號于眾。歸以白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鏹值及宿賭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官。曲宥以全其孝。世名曰。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死。

袁履堅曰。桓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有殺夏淳師者。漢以報仇而卒免于罪。報師仇。且兩兒報父仇乎。若除元慶之復父仇。而自囚詣官也。讀者以陳子昂之議為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為是。良有以也。孝子以身抱父痛。竹接父仇。含恐六年。而圭角不露。是料軒ナ不能。恐于易水留矣。不能。恐于情。況孝子能忍之甘心。覺足多也。至于恐父仇。視死如歸。雖聶政刺死難。皆八死趙。何以加焉。叩不謂勇乎。又不欲以一死

近見山西邸報有父殺子夫殺妻而食者月開立人市以諸物易賣惟人肉甚賤此亦大可駭怪說之樹皮充飢者猶有間矣

易三只六法之弊令當宗守此雖要國本

公之參遵亦不過此蠢老而能忠矣。

四月十八　上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因奏江北淮鳳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即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乞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以賑濟之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羸餘可以協濟　上俞允○上躬行大閱

五月初一日　皇長女生命取太倉銀十萬兩光祿寺

居正在袖詞可謂以避無所從萬古之風議者已既月歎哉

銀十萬兩以充宮中喜事之用兵科給事萬象春奏言皇女誕生誠天潢至喜然亦止于賞賚諸費而已取銀動踰十萬豈　皇上撙已以肥天下之意哉乞俯念民膏深思國計罷于內帑加賜銀兩斟酌量取庶乎好用有節儲蓄常盈疏下部○大學士張居正十二年考滿上召吏部諭之曰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監張成賜白金綵幣坐蟒酒鈔餅羞羊豕棗果之類以千百計手勑褒諭至有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部因加上柱國太師支伯

王子在邸承佑冊賢訓

爵俸錫晏禮部居正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蜀人楊文學詐稱寧王之後以雲南人鄭喜私奄自隨用黃白術炫惑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爨謁巡按御史裴文熙熙察治之走使詭石城王云多爨死已久文熙上其事梟斬以殉○命行人賚勅存問先朝元輔徐階賜彝服金幣甚厚復蔭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張居正奏徐階世廟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脩明官常祗肅先帝潛居藩邸世廟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檢成祖於仁宗故事階

趙囦亦與
刊石

從容譬解其疑乃釋及　先帝嗣登大寶階爲翼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嘗刱冊立大議先後勞績俱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懋特從優厚以彰盛典故有是舉○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敕　宣宗皇帝玄兔圖令賦詩併　命輔臣以下皆有賦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書名於軸並得自用圖記　上覽悅命常熟趙囦圖其副而勒之名

此宣廟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以寫空濛小上有桂花天然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匝中毳毛纖澤貞是神物

曇陽十者錫爵文也王世貞爲之立傳非慈聖之黨則二王幾爲所中矣

虜好佛中國人近亦

給事中牛維曜御史孫承南、參翰林學士王錫爵大理寺卿王世貞以曇陽仙去爲詞語甚危事下部覈而寢之牛與孫故嘗客於曾省吾者欲以此殺居正省吾爲之具草尚書徐學謨亦從中煽誘而　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懌使中貴張宏語居正曰神仙者何與人事而言路批劾之居正由此意折學謨方盛氣見居正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事甚小不足道學謨赧然而退

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弔祭長子黄台吉襲封更名乞慶哈俺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盞香燭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

夷佛與中華不符而幾狄矣

甚恭禮竟敝問　皇帝萬康僧使宜言果報萬眾瑤羅拜顙擊肚如蜀杵登登有聲

王崇古曰俺達之雄心半耗于奉佛中國因而羈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打強變為弱中國為變而敝虜性戾變為和中國智變而謬將來不知所終矣

上特諭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宜勅邊臣加意儆備頃之虜遂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驅四門裨將劉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思趙策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　河徐覺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遼為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遁

壬午、萬曆十年正月吏部左侍郎王篆疏請錄諸戍兵

者鐫名於察吏後而榜之以示不伏收報可

王世貞曰諸戍人皆非外察不當從覲察而戍者已重于察吏不當榜即榜而與口安能以例枉其用也人謂名正纔藏人也而不悟蕃已知其不久矣

二月鎮江府甘露寺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及大乘志元海注等僞造符勑煽惑平民妄稱弘閏元年南則報恩寺北則天寧寺檄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爲號約日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順晝收捕伏誅

高汝栻曰國初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精通經典者不得給與度牒非奉有勑者不得私創菴院者在令甲今之琳宮梵宇所在輝煌淄黃之旅滿布中外士大夫翕然從

民、守其戒律，助其資費。日以西方竺乾為事。又如令與內滿理釋道二教一款，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眾者一二所，居之，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罪。又一款，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僧，補送原籍治罪，如律令。承平日久，禁令漸弛，駕言問道，寄食四方。藉口募緣，遨遊祀禁。所在寺僧相容隱，禪床聯臥，儻類貨瀆，齋供廣張，靡費不貲。或身犯不韙，而假之以逃刑；或志在行劫，而托之以混跡。通都下邑，無處無之。語曰：天下之患，每起于微，禁止之道，當先其本。妖法傳播，糾聚兇徒，寧止為射利盜竊而已哉。

營兵之變也始于大同之支解李瓚後送有張 張文錫胡瑎買鑑等毆共紀于前貧愁官捏其職于後

三月，浙江營兵大譟，辱其巡撫吳善言。事聞，勅令還里聽勘。既而削其籍。浙故有募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桀驁，諸郡民家子，頗選。故少保胡宗憲倚之起，戰功偏貲至不貲。趙文華來代，稍稍裁縮，然猶月糧一金。其兵分九營，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朝廷議

註浙兵又告兵叛兵不可以董誅赦其爲首而已嗟夫以天子重兵而僨易叛兵之一死法爲甚惜其川安所底止耶

汰冗費因及兵餉請減營兵糜三之一復以新錢半搭當募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號于南台撫臣不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怨語冀以恫愒吳吳持益堅有黠魁馬文英楊廷用搆黨噪于治餉僉事衙繫關入幕府吳匿他室跡得之遂擁至營窘辱萬狀兩台使爲之請命稍解然猶責吳自書牒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之資乃縱之歸其明日馬楊斜其黨自相團結陽自縛以詣吳及兩台使者曰吾二人實爲首事他無與也請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慰撫之莫可誰何而退具其事 上聞 上勒吳還里而命侯

法不可太寬也亦不可太嚴人無以自容則挺而走險矣

勘云○部兵部左侍郎張佳胤巡撫浙江、命便宜行事、有司上兵變事於朝、朝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賊且異愎而兵益驕他鎮皆脈决擊振而起顧獨佳胤自令至濵撫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内亂故以張往張遂促裝辭朝疾馳至與吳善言代於君霅閘

四月浙江市民變、巡撫張佳胤討平之、時文綱浙密、令尚東濕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于闌諸上者戶捐錢米、募遊手充之茲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不堪藉有力者以免遊手驟失募亦慫上虞人丁仕卿素無

交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弗聽意忿忿
有怨色以言動諸大猾大猾亦心動會仕卿以他事坐
法叢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一人號召響應千人謂
一二縉紳能免役者焚燬其居刼財帛以逞於是遂破
台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佳徹方抵嘉禾而
閉營衆因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
無恙耶曰猶未動也張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遂抵
臺治事諸無賴嘯聚愈衆衆白刃而向張者可二千餘
張問其故衆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
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張曰易也下令除之衆

使亂兵平亂民亦一法也兵法何常之有哉

是時亂民皆聚郡街橋縱行兇縛不有斷木栅竿且立見矣豈一二衆嘍所能指手哉

始散去。衆雖陽散而氣益張。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張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劇益甚。張以亂民不討。兵益不賊。乃招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且召馬文英楊廷用密諭曰。汝壯士也。故不畏死。今市民倡亂。女爲我捕討之。功成詎論賞。且有賞也。二士唯唯。以景星爲中軍。二士次之。營兵又次之。遂前薄亂民。亂民敗。遂就俘纍纍。及縛而詣台者百五十人而仕卿在焉。訊得倡謀挾刃者凡五十人。皆梟斬轅門。餘悉放歸。事遂平。聞 上乃賜隹微飛魚衣及金綺以示褒與

六月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北徃星以南○輔臣張居正有疾　上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居正家平章○

高汝栻曰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月一朝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皆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此與江陵大相似昔閣其在政三日不出閣吏以函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罪投游七爲家奴典閣射敗謝必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宋雖末葉猶斷翁廖以正法典而聖朝乃使徐游老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于宋乎

王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殺祝孔革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邪逞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

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鬬、逞奴助之、虎兒罕借兵王台吉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縊、虎兒罕亦死、阿台投逞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總兵李成梁、掛征虜將軍印、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馳而北、李平湖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併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銅印一顆、

女直有三種、極東曰野人女直、不入貢、亦不寇邊、東方建州曰建州女直、其夷爲伊加奴猛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稱北關王台、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稱南關、時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台子虎兒罕朝貢、方懇賞、會逞加二奴故介老與虎兒罕相仇、挾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杲、曰、吾何讎報

復國欽奴促邊云○開原貳寇旄逆有消東建州西慌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夷間，并敎令不得合。鼎忠順，因聽冀祖速黑忒、卜都督爲之長，仰遐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殺，孛撒并孛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那逞之，巳加奴結婚西虜猛兀，慌惚太勢漸張，然台老，日伺隙倚怨。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部夷，虎兒子白虎亦先後叛，障加奴因盡奪孛勒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兒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爲吉，他如嚴狀兀剌、及建州夷介雲捌不受脅，東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死。 上嘉台忠，特賜諭祭、給幣，以飫厚之。

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成梁邀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抄化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 詔進張居正太師。居正病甚，疏乞歸， 上優詔慰留，稱大岳先生。

居正度不起　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荐尚書梁夢龍潘晟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荐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王篆可大用　上黏之於御屏二十日太師張居正卒於邸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視則氣絕矣　上愴悼輟朝兩宮賻贈優厚遣大僕及錦衣內監護喪歸贈上柱國謚文忠

方居正之病也出于多御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彊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寿脾交病不能進食上將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江陵久疾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爲設醮祝釐已翰林科道繼之已吏禮二部屬繼之已他部屬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五城兵馬七十

三衙經歷之類，擬之于仲夏赤日，勝身舍職業而朝夕奔走焉。其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必司香宇宮大僚，乾薦日中，當拜表章，則長跪竟夕弗起，至有蹈道士伸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紙紅錦幕其前，後呈江陵。江陵深居不出，以一館其家人以求一啓。尚或見而領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自是爭募詞客，不憚金帛費取其一領而已，不旬日，南都做之。凡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自是山陝楚閩淮漕巡撫巡按藩臬無不醵者。一御史行香頂香金千馬首請寺觀，已而出都，按視有司例致宰藏，御史大驚罵曰：若不聞吾爲相公齋耶，柰何以肉食餉也。聞者笑之。

尚汝枝曰：張江陵足稱才相，當時調攝中禁，統御工務，制伏戎狄，機權悉由掌握，次輔以下斂手而已。其其功不無可錄，然卒不免隳敗之禍，身名兩毀，而人貴之衷也。則以持權尊恣盛盈，而不自制之故也。彼其聰明強斷，絕人而不明於盈虛消息滿損謙益之常道，若元龜七十二鑽而不失，而不免余且之網，亦事之不可知者。矜情以後，有知人心不與而操切彌急，且未知老臣輔幼主之道，更屬謂其陛陛則愈然

立。上。甚。哀。講。席。賜。筵。竟。不。下。拜。者。主上春秋長漸積不平，特以威權不在，已恚隱未發耳。而猶持以圖寵使孔貞標甚邪。所兩宮肯勅。朝堂。明言，欲其十年倂與人謂其侍側子。以續已權簒天下口也。昔秦檜病其子熺請於高宗欲以己代相。秦檜華誓謀之固如此檜能切主於生前。尚欲垂從於身後。我逆身潛殺木猶衛然受大師之拜。違天而得損遽盈而取禍耶。不幸耳

起禮部尚書潘晟爲武英殿學士，命行人郎家召之，晟已至臨安，御史雷士楨疏其不堪輔弼，兵科張鼎思疏其衰劣已極，會有疏辭，遂允之，時晟委頓迫篤，

下操江巡撫胡價及太平同知龍宗武於獄，旋逮戍，先是寧國諸生吳仕期與沈懋學善，懋學移疾歸里，仕期欲爲萬言書，以上江陵，懋學止之，書未發，爲太平丞龍

宗武所佞、以白牒江胡樻。樻知仕期為懋學友、使宗武捕仕期、攀引懋學、以悅居正。居正不欲彰聞、置之宗武、巴毙仕期於獄。至是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發其事、因并樻而論戍焉。

起原親政進士鄒元標為吏科給事中。

大學士馬自強卒、諡文莊。○以余有丁為文淵閣大學士。○皇長子生、頒詔赦天下。即光宗皇帝、王才人所生也。○詔加上兩宮 聖母徽號。仁聖加康靖皇太后、慈聖加明肅皇太后。○首輔張四維進少保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進太子太保仍文淵

佳胤之于亂兵撫定矣不斬則佳胤無威大威則刻嚴生變隙

閣大學士、內監馮保、加恩三等、錄一任、都督僉事、張宏以下俱廕子任錦衣衛指揮使同知僉事有差

七月、兵科給事、張鼎思奏言遼薊三鎮要務、曰練步軍、曰養戰馬、曰酌脩堡、曰一馬價、曰嚴市冊、下部議之○編脩張嗣脩等具疏陛辭　上報以手諭、仍命司禮監、陳政護喪歸、其輜重凡七十餘輛、用夫三千餘名、前後○○○○十餘里不絕○浙江督撫張佳胤斬前亂兵馬文英楊廷用等九人疏聞　上大悅、進秩趣其還都、監司而下、遷賚有差、民亂既戢、佳胤陽歸功于馬楊二兵手之冠帶復舊與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不以錢累若也、咸

帖服。始馬楊二兵鼓衆辱吳中丞。當自縛府。又要衆以一死。斂衆斯金爲棺殮給妻子。既而免不復反索。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監也。而又賀我張康得各營倡亂者名。而檄監脅建牙誓師。前嚴。而遊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陳得勝等。後及馬楊二兵。張詡二兵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晩矣。且女美衣腆食而驕于衆。又矜其貲。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遂斬于轅門。凡九首。馳使使赦七營卒。士民懽悅。浙自此無警。○雲南道御史楊寅秋劾罷吏部尚書王國光。以梁夢龍代之。始馮保欲封伯爵。因維以無故事難之。保詬曰。爾由誰得今

以賞勸之。懲以刑誅之。梟示九首。不動声色。處置得宜。論朝一經濟手。

國家之設府縣原爲

以待資也宜為內璫作人情耶小爭權之物哉

日耶、而負我若是、於是趨保者、相率而論四維、曾省吾、王篆、行數萬金謁保與驩、因言四維短、相約逐冢宰、王國光、以省吾代、逐御史大夫、以王篆代、及國光罷、保又欲私其鄉人梁夢龍、時篆署吏部、篆畏保、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負約也、怒而相訴、至以拳對擊、其攻四維甚鋭、四維客求徐爵、張大受、為保道地、而時行、又為調劑、稍罰言者、解之、山東道御史江東之、劾奏錦衣衛指揮徐爵、盜竊威福、出入禁闥、搖尾於貂璫之前、假虎于狐貂之後、下鎮撫司訊問、徐爵者、先年論死、太監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祀神祇祭品、發邊衛充軍、後逃

居正也馮保進徐爵

秋見之
三麗矣

保奉太后
懿旨爽特
遇密上巳
積不堪仰

回保收爲腹心冒濫功次擢至錦衣晚夜共處直房批閱章奏凡重大機務詭密軍機未經 御覽未送閣票者爵已先知之漏泄于外又窺視 聖上起居探聽聖母動静戯言褻語無不聞宣於外奔競者慕其威靈倚賴者附其聲勢或托先容而入見或納重賄以招權其門如市權傾中外如麥龍既拜吏部謝恩之日郎往拜徐爵爵留麥龍款洽舉酒相驩二鼓而回肆無忌憚一至與此是時保聲勢尚盛朝臣知而莫敢先發有上故所幸閹人張誠者見惡于馮 上不得已而斥之因使密伺保所爲及居正平日事至是誠復入悉以兩

璅事可辭馮華塵耙一日上戲以所御箭藏殺中閹庭戒左右勿泄效令保見保流汗四馳求之不得又一日見馮保衣大紅色衣其新問曰何處得此方令宮就即以賜馮觀焉織之和焉訶蕃沔乃止

家交結恣橫狀上聞　上心動馮保又以止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潤其過惡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正恐爲保傾得此遂使東之諭焉。上曰徐爵逭厮充軍在逃冒濫𩔖秩旁入禁地罪犯深重下鎮撫司訊問

十月江西道御史李植劾司禮監太監馮保十二大罪當誅　上曰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皇考付托效勞有年姑諭奉御居南京。上憫念東宮饑窘命捐帑銀七萬兩差官分投賑濟。詔贈原任御史劉臺光祿寺少卿還其籍沒之產。禮部尚書陳經邦奏言明經貢舉乃國家盛典學校人才所出宜稍寬

假以作與士類諸非令甲而創新例過爲裩督者皆一切去之　上報可

江陵秉政一切操切貢生廷試多駁四偹于廪者試四等即停奪大比彙送既限名又大爲降黜督學承風旨以刻覈爲能摩厲士氣自有此疏游內稍稍伸眉矣

御史楊四知疏劾大學士張居正黨惡欺君權奸誤國十二大罪　上以輔政十載姑貸之命錦衣衛鎮撫司追其惡僕游七訊之遊七者霍家之子都梁氏之秦宮也一時臺諫多與之結納密者稱爲兄弟一二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爲賢弟甚而與通婚姻至邊師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又有宋九者九之聲勢不及七而

能作字頗爲主人代筆其富又過于七又有王五者五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爲名皆以食桃之歡而成其寵者也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一日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師五伺候元老先道阿九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舍即云頃見通息願與交歡王五笑曰世有此等諫官向吾輩求薦與邊帥以此知五之識過人遠矣

十月四川道御史孫繼先奏請聖明錄建言諸臣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喪例當守制而翰林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列大臣宜敦孝行父喪不奔恐化

滑議奉旨廷杖遣戍爲民有差茲納御史李植之言斥馮保納御史江東之之言籍徐爵納御史楊四知之言追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 皇上本心也乞循資錄用至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工科給事余懋學河南道御史趙應元傅應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洪謨陝西道御史孟一脉戶部員外王用汲一體准復原職 上命建言得罪都着起用○削吏部侍郎王篆都御史陳炌籍爲民罷吏部尚書梁應龍○命籍馮保家產入官

保金銀百餘萬計珠寶瑰異以萬計宅舍田產等是時內藏一時充牣 上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餽遺惟刑部侍郎嚴清無名。上甚重之

御史羊可立追論大學士張居正罪惡，謂其以私憾構遼廢人憲㸅獄。其妃金氏復上疏，辯廢人庫金珍寶萬計，悉入居正之府。上命刑部右侍郎丘橓、司禮監張程、錦衣衛指揮、給事中藉其家，幷勘其事。

遼王憲㸅者，其父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為護衛軍。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命坐王窻㸅下。太妃謂王曰：「而不才，終當為張生穿鼻。」王以是撤，曾居正登第，王召其祖虐之酒至死。居正心啣之，然王淫虐橫酷，居正假此報復，第以其府第為宅，所謂金寶者，其佚辭也。

張程等行，居正諸子焚毀其奇貨禁物。荊州守令以御史言，先期錄其人口，而子女避空室，不及餐，皆封其門，餓死者十餘輩，為犬所殘食。長子懋脩自縊死，家人亦多有從死者。

刑部右侍郎丘橓至江陵，籍大學士張居正，得藏黃金

以炎凉爲從違讀此數語可以識世道矣

將萬兩白金十萬餘兩長子懋脩誣服寄藏三十萬金於曾省吾王篆等家 上命追贓

侍講于愼行遺書于撰喀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深機結怨于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旣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又云江陵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斷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限外藩則不敢此其所入有限矣且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關通窺伺不過范登爲所二三鼠輩而其父弟素居或以其間隙微有所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 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累又云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累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于事寧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椎之地使先者不致爲梟郤之餒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可矣

國朝閹人之横極矣迺聖明向尚況乎此

高岱執曰此書詞嚴義正關國家大體惜乎丘之不納也當江陵府權四方士不指而摩踵不啻而獻媚攘行獨以角忤去其失勢莫不操戈下石獨若至親狎友力爲維救意懇詞婉其人不可想見哉

癸未萬曆十一年正月起傅應禎爲河南道御史

應禎戊定海人年于茲矢江陵敗謫也原官旋陞大理寺丞戊子奏遷右少卿

起原任兵科給事魏時亮爲南京大理寺丞旋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協理戎政上救時綱領要務四箚曰保國曰裕民曰法祖曰聖脩上允行當亮在兵科時虜陷石州請莊皇帝面詰大臣蓋以先帝登極來諸臣不發一語耳越二日上講罷即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不虞虜賊深入上囁嚅唇吻間若有所商略而中官

王本者。輒從旁設罵。曰、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周怡、陸鳳儀、實欲借此恫愒臣僚。上怒本月懌之本猶謂刺刺不休、其黨喬朗者附之始息。上不悅而罷時亮退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未幾罷歸、至是始起後官至刑部尚書、以道學名、恬、約之、品、也、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

有差○御史魏允貞疏論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不改張居正之舊轍而私其子後先預薦疏入奪其三級而調之於外

時申張二公子並舉于會試允貞條陳時事因言延試閣臣爲讀卷官其子須俟去任方可預試張四維不悅允貞貶外李三才救之亦貶

大學士張四維以父喪馳驛回籍時四維與時行意成水火度不可如居正倒奪情乃大行金與上左右張鯨張程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爲計爲之發露 上頗心動久而察其無他乃釋○起升吳中行右春坊右中允趙用賢右春坊右贊

善仍兼翰林職啣○命削張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布天下謫其子編修嗣脩戍○陞李植大常寺少卿江東之太僕寺卿羊可立大常寺少卿

四月以吏部侍郎許國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降四川道御史孫繼先爲臨清州判官

繼先劾兵部尚書張學顏託殺故御史劉臺上以姿言譏之吳門與蕭彥構陷蕭汲憲在書遂殺覺繼先與新汲同鄉意其有所挾也故俟其既去而有是疏

原任大學士徐階卒贈太師諡文貞

國朝輔臣以文貞易名者惟盧陵與階而兩危身極慮于嘉靖間蚤涵定傾執于廬陵第小用滿散取采

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若其赤寫

几几。羔羊素絲不得不讓華亭矣

以戶部尚書楊巍爲吏部尚書

巍之代王國光秉銓也處與茂先冀江新安諸公間

有樸茂而無標襮其者以身代受射而不悔在銓七

年雨計天下吏人皆服其平

恕。丁未年八十終康豐人

南京湖廣道御史孫維城請起侍讀趙志皐張位主事

趙世卿事下所司。原任大學士張四維卒贈太師諡

文毅四維負能文章實有幹才於楊博爲鄉晩進而王

崇古其舅也二人久任邊事以故四維亦明習之爲舊

輔高拱所器重其父鹽鹺長蘆累資數十百萬御史郜

永春巡鹽河東怒兩家橫疏劾之四維引疾家居後居

正喜其博學竟得大拜至是卒

居正獨推戴若儀宋問維等事之諂護及江陵敗四維知海內怨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弛矣復與吳縣參酌變伯之旭發爲荆榛良可慨也

周府頴川王睦𣚩信陵府鎮國將軍睦㰕永寧府鎮國中尉睦擳廓歐宗正睦𣚩　上命該府會議責切睦𣚩等猩兜玩法罰睦𣚩于高墻先是睦㰕素行無良秉周王病遺世子幼冲從中詐誆騾得用事僞置牙牌五十面給散諸王又置木牌二千面給散各宗焚香誓盟相約有事傳牌爲號科歛宗室銀二千餘兩名爲打點進本使費又作匿名帖數十張榜于衢内有齊黄復出等

語曰恩寵動欲起婁端且娶娼劉東菊為妾乘任死窃分其貲併收其妾二女皆娼出捏作嫡妃位下惡長史興巳假傳王旨責其家人軍伴種種過惡蔑視王章不止歟一宗正也撫臣上其事命雖襟發送高墻

命調南科給事馮景隆於外吏科給事鄭元標疏救不報景隆劾總兵李成梁生事邀殭 上以其言之失實故調之元標疏曰天下習見者多與傳聞者耿實事在叢殺一月之內訛言踵至矧金陵去遼海數千里遥景隆之失言固可罪而事關風聞亦在可原也

尚汝祺曰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群下諫官御

史。御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遂互相舉劾李起陰波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令功罪必有共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況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承平之世習爲故典不知其出于此也。

浙江巡撫張佳胤巡按張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請減織造以寬民力從之○四月　上躬祀山陵○起沈思孝尚寶司丞王用汲大理寺少卿○聖駕將閱壽宮方嚴辟道河南道御史傅應禎言遼薊軍中數有火光火象主兵動而山後實隣虜境恐卒然有警且六飛一駕諸費累鉅萬不宜偏若輦轂諸縣勿行便　上優詔報聞○上閱壽宮　駕幸勤草嶺賜扈從輔臣申時行等

茶極○上擇壽宮禮部尚書徐學謨薦廷臣習堪輿者
三人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政梁子琦僉事
胡宥與內監張邦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衆
議不合獨獻地入處○上臨閱其地在斷崖深谷嵌崎
偪仄中乘輿歷涉危險○上意不悅並報罷旣而定仄
形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徐文璧輔臣申時行及司
禮監張宏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
謂其好勝喜事前所奏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懟疏
劾學謨○上勒令閑住
五月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酋衆五萬騎入塞

攻鎮寧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山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静爲内應且日親自博戰李寧以刀擊酋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哭失聲而去既而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犯廣寧殺掠吏士一百二十有奇李平湖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走出塞○戶部請改折漕糧三年　上命暫准一年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其多則浥爛而大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奏討銀例支給不敷疏請以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援

聖明之見非諸臣所可及

濟。不允將請折三分之一。止于暫行。乞暫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從之。宋纁曰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少許蘊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措處此老成長慮之見也。

六月起郭惟賢復任河南道御史。

七月陝西巡撫李汝華奏言。洮岷故無虜患自款市後俺答與其別部始闖牧河西番族漸起遂有莽剌川之訌。蠶食不止。漸及內地。昔東勝未徹虜以河為界。套內晏如。迨火篩入而套失遂成不拔之毒。今洮河之虜若不亟驅番部且折而入虜是又河套之事也報聞。

白面先生

殺人媚人
仁者不爲
[illegible]之死
[illegible]不出于
[illegible]然我
不殺佐仁

九月以陳經邦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上沖年向學儤禮儒臣經邦爲講官儀度非雅進退雍容詞章華贍　上嘗呼爲白面先生而不名自史官至正卿皆直講未嘗輟既典春宮條畫整勅皆關典禮壽宮役興輔臣與言路議與經邦奉命履視不盡如輔臣　指坐此被言再疏乞歸後　上篤念舊學時問白面先生無恙否卒不得大拜歿贈太子少保莆田人○降御史曾乾亨爲海州州判先是劉臺自遼罷歸宗載撫遼欲以中江陵歎污坐劉臺贓私以上江陵出其手狀示人曰劉生爾爾而以我餂賄何爲劉負我我不負劉宗載以

伯仁由我而死其何說之辭

路公誦江陵乾享久闒而憒至是上疏劾之宗載已爲兵部尚書故有是請○遼東大捷擇日獻俘告廟錄督撫周詠李松及大將軍李成梁功各陞廕有差加成梁祿米歲百石阿台糾虜大擧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名深入前至瀋陽城南渾河成梁馳虎皮驛援之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撫順遼渾河口徐行去李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里直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塹甚峻我兵用火攻衝其堅壘兩晝夜射死阿台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毛憐夷于莽子寨將海眜之海與阿台兩相濟惡自是杲子孫靡有遺種東夷

震懾去一蠹賊云○以魏允貞爲吏部員外李三才爲南京禮部員外允貞論張申内閣公子中式故貶及四維以憂去于愼行謂時行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能收容但科塲事鮮有摘及者今允貞奮言及之此得嚴旨各各袖手而三才獨抗疏以救兩人直言於此收容方是眞收容又爲言於選司孫鑨即日具疏擢之
上駕閱定壽宮於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與工御史李植江東之與梁子琦相厚欲以起衆乃與御史羊可立共疏言大峪山非吉并劾太監張邦垣等欺罔因遍行金錢賂　上所親信小監當時號爲十俊者數以蜚語動

上。時鑾輿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又軍萬九卿皆有憂色。各疏請　上獨斷　上特命擇日興工。遼東巡撫李松與大將軍李成梁率兵討海西諸酋設計盡殲之捷聞告廟逞加奴仰加奴與白虎赤借西虜煖兔恍惚太等率騎萬餘嗣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干闘時遼方勦王杲遺孽阿台總督周詠因念歹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勅以便彈壓報可而十二月逞仰二奴乘氷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再宣諭二奴益驕挾請貢勅於是定計李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南樓之上先期命

將夾伏四隅遣偵伺霍九阜往諭約軍曰如虜入圍驅撫則張幟爲號柰甲勿起不者若聞砲即鼓行前如令亾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劍所霍九阜中劈九阜反擊二虜墮馬餘虜擭殺我兵十餘軍中砲響伏盡起遂前斬逞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焉自是海西讋服踰數年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仇連西虜以兒鄧侵掠東部及歹商數入威遠安靖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誖挾索貢勅如二奴時捷聞告廟

御史詹事講、疏請從祀先臣陳獻章王守仁于孔廟、事下部議、在廷諸臣疏凡十餘上、咸議爲當祀、惟大理寺少卿王用　光祿寺寺丞李楨、皆其非夏疏入不下、

三朝法傳録二卷終